

王从地著

长篇小说《半边街半边岩》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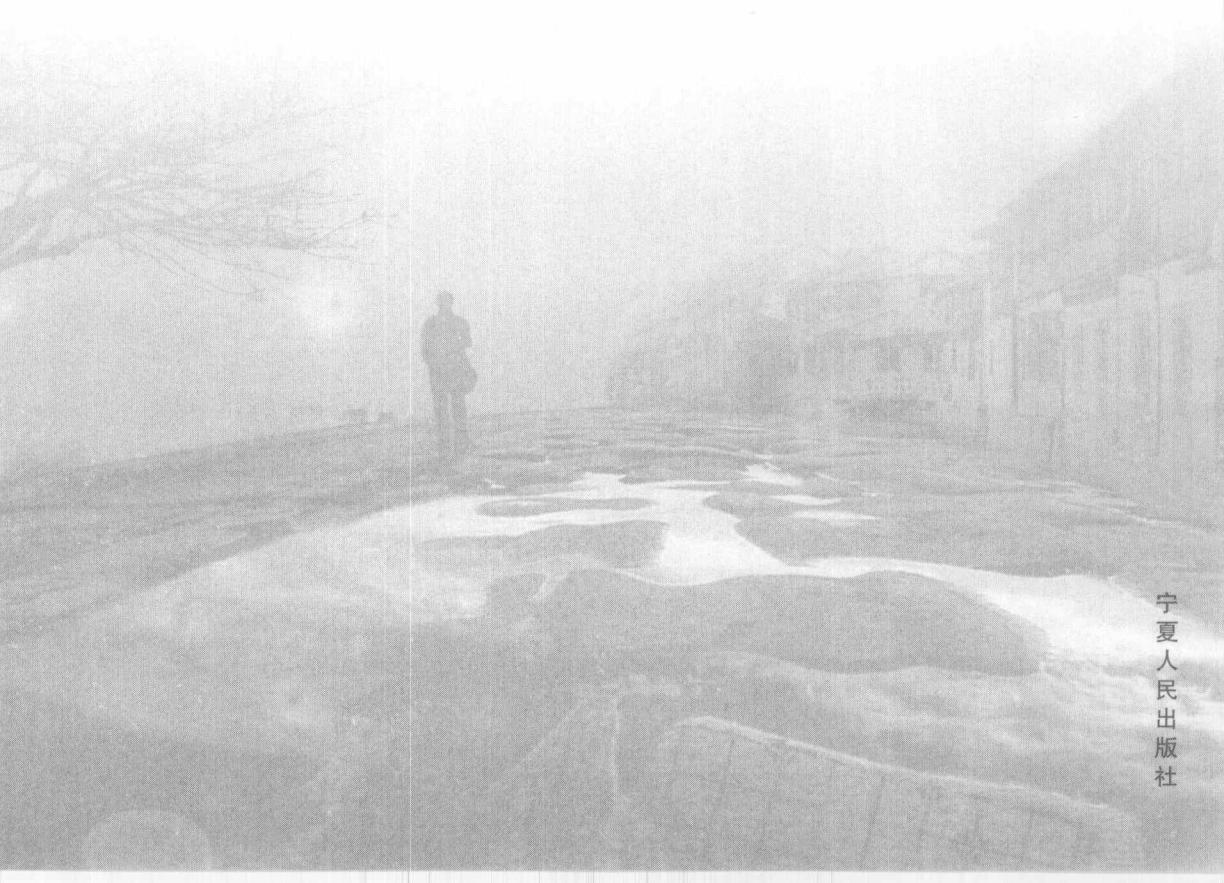
半边街半边岩



宁夏人民出版社

王从地著 长篇小说《半边街半边岩》之二

桃 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棋殇 / 王从地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27-03838-2

I. 棋…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1882 号

棋 殇

王从地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装帧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

册 数 4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838-2/I · 102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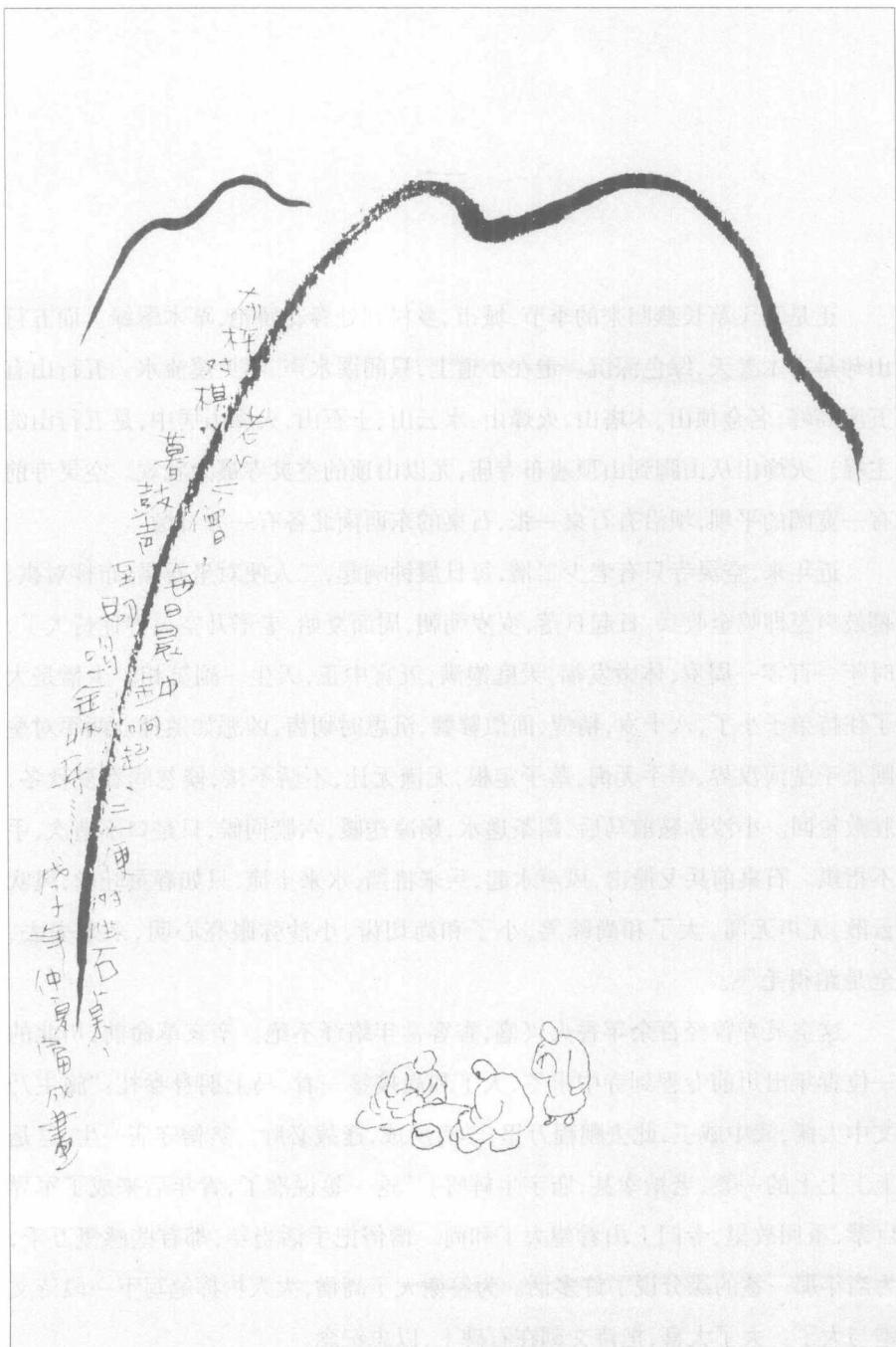
—

正是莺飞草长燕归来的季节，城市、乡村到处春花娇艳，草木翠绿。而五行山却是古木参天，绿色深沉。走在小道上，只闻溪水声，不见溪流水。五行山有五座高峰，名金顶山、木塔山、火烽山、水云山、土石山，火烽山居中，是五行山的主峰。火烽山从山脚到山顶遍布寺庙，尤以山顶的空灵寺最为壮观。空灵寺前有一宽阔的平坝，坝沿有石桌一张，石桌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方石墩。

近年来，空灵寺只有老少二僧，每日晨钟响起，二人便对坐石桌，布枰对棋，暮鼓声至即鸣金收兵。日起日落，岁岁朝朝，周而复始。老僧乃空灵寺住持大了，时年一百零一周岁，体微发福，天庭饱满，五官中正，天生一副笑相。少僧是大了住持弟子小了，八十岁，精瘦，面似饕餮，沉思时切齿，凶恶如煞神。两军对垒厮杀于楚河汉界，举手无悔，落子定根，无谦无让，不骄不馁，倏忽间春夏秋冬，胜败轮回。小沙弥鞍前马后，斟茶递水，扇凉送暖，六腊伺候，只是口不造次，手不指棋。石桌前兵戈撞击，风声水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如春蚕吐丝，风吹云散，无声无闻。大了和尚眯笑，小了和尚切齿，小沙弥眼亮心明，来来去去，全是跑得毛飞。

这空灵寺曾经百余年香火兴盛，香客常年络绎不绝。辛亥革命前，川北的一位青年出川前专程到寺中求签，大了和尚接签一看，马上躬身参礼：“施主乃文中大儒，武中威王，此去鹏程万里，学有所成，逢战必胜。贫僧守庙一生，这是上上上上的一签，老衲幸甚，庙宇生辉呀。”这一签说准了，青年后来成了军界巨擘，重回故里，专门上山看望大了和尚。僧俗把手话当年，都有些感慨万千，为当年那一签的缘分说了许多话。为答谢大了高僧，大人物挥笔写下一段诗文赠与大了。大了大喜，把诗文刻在石碑上，以志纪念。





大了和尚台鉴：余厌尘嚣，喜山水林泉。睹国乱家破民不聊生，投笔从戎，奋身军界，以济时艰。意在灭专制，建民权，即躬身引退，还乡东篱。讵料国事日非，仔肩不卸，戎马倥偬，十余年不得停隙。余暇偕友空灵寺，花木亭亭，庙宇洁丽，清幽古典，洵属大了大和尚心性高雅，苦心经营。与之恩谈，忧国忧民，仗义执言，乃清高佛门师宗，爰为俚句，特志仰慕。

大了和尚，豁然大观。

远市嚣，除浮邪。

朋以野鸟，伴以闲云。

眠以石床，经读月下。

忧国家存亡，念人间聚散。

天人合一，无形有形。

大庙如斯，余心向之。

××年孟春蜀人返梓敬赠

碑文遂成为空灵寺镇寺之宝。战乱时期，兵匪一家，搜山毁塑，但最终在当地驻军干涉下把石碑、空灵寺庙宇和大了、小了二僧保了下来。

丑帅克和田杏芳两人相携从山后小道来到空灵寺庙内，此时五行山早已断了香客，空灵寺偌大庙宇，屋瓦狼藉，苔藓荒草盖顶，四围墙体斑驳，墙泥脱落，大洞小洞，是人是畜，对穿对过已无遮拦。中堂诸佛泥塑，也被前一拨后一拨的兵匪轮番捣毁。走完一圈，冷冷清清的现状令二人黯然神伤，无从言语。庙门前一副对联，倒是颇堪玩味：非是是非非非是，是非非是是是非。烫金横批虽然斑驳陆离，字却尚可辨认：是是非非。二人读联沉思良久。再看双柱上楹联，又是偈语：诵秦砖汉瓦入世，聆暮鼓晨钟出俗。侧门柱上又有一联：足下千里无土地，头上三尺有灵仙。二人读联、品联，做了笔记，转身后相随而出，轻飘飘来到石桌旁，躬身观棋不语。丑帅克悟棋，渐入佳境，心随棋走，身为物外。田杏芳却时感局促，不时以目瞋之，叵奈丑帅克似无有觉察，如入无人之境。



大了小了二僧旁若虚空，目不斜视，举棋落子，一如既往。终于，丑帅克索性落座，田杏芳只好相对坐下。石桌僧俗四座三男一女，四方圆场。小沙弥添茶送水，跑前跑后。

浑不觉悄然过去几个时辰，战局已是大了和尚胜二负一。第四局杀得日月凝滞，氤氲袅袅，天地已入太虚幻境。到底，小了和尚将棋盘一敲：

“三比一，再来！”

“再来。”大了住持拣子重开棋局。

丑帅克终于拱手施礼说道：

“二位师傅，学生丑帅克，喔，不是杨柳的柳，是美丑的丑，本门姓氏读柳不读丑。先祖乃宫廷司棋，此姓也是御赐，写起来不好看，读起来倒美嘴。一门怪姓，先自诠释，啰嗦了。我自小从父学棋，如今习练中国象棋多年，欲与老师祖见教见教，求杀一局，若何？”

“丑施主出身旺族，棋道自是师出有名，怎奈佛门棋法，与世无争。”小了说。

“学生痴迷象棋，愿遍访名家高手，以棋游方，求师祖网开一面，了我夙愿。”丑帅克执意恳求。

二僧这才抬眼审度左右，原来强龙精凤，佳人一双：男的团脸稚红，女的眉目俊朗，四目清澈，尽见清纯天真。小了和尚牙关一咬：“佛门净地无纷争，你们不妨去溪边洗手洗脸，褪去俗尘。”

丑帅克忙起坐，脸顿感烫热，吩咐田杏芳道：“听师傅的，先净手净脸，去了尘埃。”

田杏芳满脸羞红：“对不起，师傅，我们年轻，不懂事。”边说边和丑帅克来到坝沿山溪旁，弯腰掬起清亮的溪水，把手脸洗了个干干净净，再回到石桌前。

俄顷，大了住持微笑示意小了和尚让座。丑帅克欠身落座在大了住持对面，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老师祖给俗家弟子赏脸了，谢谢！”丑帅克看看大了住持眼睛，感恩不迭。

“俗家出家我佛一家，我名大了，他名小了，大了小了一了百了，阿弥陀佛。”大了住持笑答。

田杏芳早已按捺不住，手扯丑帅克衣角，声音压得低低：“帅克，你怎么在这里与大了师祖斗棋，莫犯戒！”

丑帅克转对田杏芳：“此乃天下棋仙，能与大了师祖过招，本是缘分。错失今天学习良机，我会终生抱悔的，你要明理。”说着布局完毕，双方几番谦让，终是丑帅克先发一子。

响箭离弦，飞雁坠地，翻手覆手之间，大了住持一阵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般双马杀进敌方帅府，宰了主将。丑帅克大梦未醒，双面绯红：“老师祖好厉害，我的阵势尚未布稳，你就出杀手锏要了我的命，兵贵神速，太快了，再杀一盘，如何？”

大了住持笑拈胡须，露出偶有的童贞，淡淡一笑说：“也罢，再杀一局，待你站稳脚跟再说。”

棋局重开。双方你来我往，约有百二回合，均不失一兵一卒。待丑帅克摆开攻势，拟长驱直入时，大了住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三军摧城拔寨，直捣黄龙，擒贼先擒王，铁壁合围，胜利已如探囊取物。

丑帅克一击腿：“我不该蠢蠢欲动，导致后院起火。输了！再杀一局？”

小了和尚一旁焦躁些：“事不过三，丑施主你这棋法，哪是师傅对手！其实他在放水养鱼，看你多少布防。有几次杀招，他都有意平过了，你还要下啥？！想赢？”

丑帅克嗫嗫嚅嚅：“……我做梦也不敢想赢，只是……喜欢下棋，多学几招，机会难得。”

大了住持一笑：“果然后生可畏，不甘失败，可敬可敬。但实言相告，你之棋艺，与我对峙尚需十年；欲交平手，需二十年；欲胜我，需三十年。空门净地，言须戒妄，我等老朽目下已成社会贊疣，混迹于众僧还俗潮流之中，实不敢多言多语惹火烧身，多了，过了，见谅，阿弥陀佛！”说毕手转佛珠，蹙下眉头，双目微闭，口中喃喃有词。田杏芳一旁接话：“谢谢师傅点拨，我们太嫩了，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丑帅克却不想就此打住，称雄乡里的丑氏棋艺今天连连惨败，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苦苦凝视大了住持好一阵，讪笑道：“师祖所言，学生谨记。我之行棋，确属旁门左道敷衍招式，纵有花拳绣腿也难藏捉襟见肘之拙，还望老师祖指点



迷津，略拨一二，以图渐进。”

大了住持端坐如钟，似已闭目入定。

小了和尚一旁圆场：“丑施主，你之下棋，依我目力，已有十年功力，是否？”

丑帅克忙接上话头：“师傅一语中的，神了。学生九岁随父学棋，今年刚好十年整。”

小了和尚又问：“令堂大人沉浮沧海，料绝非等闲之辈。”

丑帅克双眉一挑：“父亲下过巴蜀冠军，选进省队，多次出国比赛，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日本都去过，日下内战纷争，只好在家赋闲。但他这一辈子不甘此心，寄志于我，苦心栽培，以期实现他毕生夙愿。”

“令堂大人心向何极？”小了和尚忽然有了兴趣，说话间注意看丑帅克之眼色。

丑帅克坚决地说：“我父志向，敢问中国象棋之鼎，依王者之势领军天下棋坛。”

小了和尚招手示停：“了然，了然，心志太高，得之失之。”

丑帅克迷惑不解：“小了师傅明示。”

小了和尚看了一眼大了住持，欲言又止。

“请师傅教诲。”丑帅克再敬一言。

小了和尚还是看着大了，一言不发。

“帅克适才是剖肝沥胆，毫无保留遮掩，师傅话才开头，却又打住，何不拨云见日，为心诚者点化灵犀？还望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田杏芳听出话由，急急欲知底细，也向小了和尚求解。

小了和尚正色切齿，满脸老皱忽地痉挛几下，显得凶相毕露：“万象人世，不敢评彰，只就棋话棋。心志太高，泰山仰止，得之胸襟博大，眼界开阔，高屋建瓴，披坚执锐，大气之势，足以慑敌胆魄，先声夺人；失之则不免利令智昏，本是固若金汤之守局，因心火旺盛而冲动出击，自撤藩篱，左右前后猛然失却呼应，给敌方造成可乘之隙，于九生处而一死。令堂大人一统天下之霸欲，希冀挥百万雄师过楚河，越汉界，彰显英雄本色。结局当然有两种：一则势如洪水猛兽，摧枯拉朽，一蹴而就，图成霸业；一则在失去一兵一卒时乱了方寸，留下半疮一孔，拱

手让敌方乘隙而入，占据主动，损兵折将再元气大伤，最终大败亏输。狭路相逢勇者胜，狭路相逢智者胜，唯大勇大智者，攻守得当，进退自如，进则步步为营势不可挡，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毫发不伤；退则前车后辙退中有攻，伺机突发奇兵，以退为进，杀机内敛，游刃有余，一举可成霸业。从今日你的两盘输棋，足以看出，令堂大人终极一生，恐怕就是一把‘王’火酿成锋芒毕露，沉浮攻守失度。”

丑帅克有些赌气地说：“志高心高，全力精进，不是佛家所倡吗？”

小了和尚转而十分温婉：“艺高志高，四大皆空，此乃佛门与凡尘之界别。一个空字，消去凡孽种种，灭却妄旺之火，世俗之争，于我无争，世俗之见，于我无干，弈棋怡性，胜负影形虚无，挥之可去，招之即来。刻意求胜，十之有九，欲速不达，太累太烦，越累越烦，越烦越累，因果循环。千次进攻一次败，不如千次退让一次胜，这才是佛家精进励志，地久天长的倡导——善始善终啊。”

田杏芳追问一句：“师傅，这等说来，佛家棋法以退为攻，超然胜负了？如此下棋，战者观者岂不因失了抢手精彩而兴味索然？”

小了和尚答：“抢手乃伺机抢手而非手手对抢。一盘对局，一个世界，千变万化，九曲回荡。有史可鉴，千年棋局，绝无一盘偶然雷同，一个‘忍’字，不变应万变，悠长悠悠长，玄妙在此，机遇在此，精彩亦在此。胜负远在天边，进退有章可循，无焦无躁，无胜无负，双足永立不败之地，此乃集大成者不胜中之大胜。”

丑帅克拱手：“师傅讲棋如讲经，平中见奇，深而不隐，玄而不晦，弟子得益匪浅。敢问一句，师傅可藏有棋谱？如有，能否惠赐弟子研学？”

小了和尚摇头：“佛棋自古无谱，一不争名于市，二不争利于朝，无谱有谱，有谱无谱，一招一式，尽在棋局之中。”

丑帅克一下提高语气：“刚才大了师傅说我欲与其对峙需十年、平手需二十年、胜棋需三十年之断言，小了师傅有何评说？”

小了和尚不语，平视大了住持。

大了住持仍是手转佛珠，双目微闭，口中喃喃有词。

小了和尚等待……

丑帅克等待……



田杏芳等待……

艰难而漫长的等待,使得周遭的气氛紧张得要凝固,要爆炸。

小沙弥一旁却另有文章,一双大眼凸愣愣地看着田杏芳发呆。这个原本在城市流浪的孤儿,经小了收留后,在空灵寺内衣食无忧已一年有余。一年来庙内香火断绝,人迹罕至,整座五行山除他师徒仨外只有走兽飞禽。今日突然来了两个生人,先是把小沙弥震了一惊。再一细看,那男的像哥哥样的英武锐气,言谈举止书生气十足,眉宇间却似剑锋一柄,透露出刚毅和果决。尤其是那女的,一看又是个不敢仰仗的姐姐。这姐姐一张脸灿若桃花,五官大方又洋气、美丽。这样的美丽,小沙弥流浪时见过,但没有这么近距离审视过。在姐姐参观、看棋的同时,他把姐姐看了又看审了又审,终于发现有一个人可以和姐姐比,那就是卖西洋镜的摊子上仙女般高贵典雅的头像和飘飘飒飒袅袅婷婷的体姿。如今突然来了个这么美丽可亲的仙女姐姐,空灵寺一下辉煌起来,连碎瓦连尘埃连墙洞连剥落的色斑都显得花花绿绿闪闪亮亮。小沙弥只给姐姐掺半杯水,只要姐姐喝一口,他就又有给姐姐斟茶的机会,他又能闻到姐姐的体味姐姐的香息,又能看到姐姐那一双举世无双白里泛红的美手。正在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只小虫子飞落到姐姐的手背,姐姐看棋专了心没有觉察,小沙弥急了,想打,怕惊了姐姐,想喊,怕搅了场合,一时无计的小沙弥憋得脸红气涨浑身不自在。他突然走到姐姐面前,给姐姐刚斟了茶还没喝的杯子里又掺水。姐姐的手一动不动,姐姐完全陷在棋局中了。小沙弥不停掺水,直到茶水溢出茶杯淌了满满一桌。众人惊起,姐姐也惊起,忙不迭地收拾石桌上棋盘间横七竖八的水花子。姐姐手一扬,白光一闪,小沙弥清楚地看见那只小虫子从姐姐手背上飞走了。大了说:“小小年纪,如何心不在焉?”小了责备:“劣徒!”丑帅克说:“假如水烫些就闯祸了。”小沙弥只是委屈,埋着头想那只虫子,再差一小会儿,虫子就要咬姐姐的手,姐姐的手背上就要留下虫子咬的小红口口,姐姐的手手就再也不美了,姐姐的手不美了人也不美了仙气就散了。姐姐原本就是不染凡尘的仙女,姐姐的美丽容不得任何伤害,姐姐永远是完完全全属于美丽的。我给姐姐赶走了小虫子,挨点骂受点责罚我心无怨言决不后悔……朦胧

间听到姐姐的声音：“我小时候斟茶时也老是斟得水漫金山，人不闯祸长不大，人不闯祸不懂事。就像下象棋，不输的人就不会赢。”姐姐的两只眼睛透亮，像妈妈对犯了错误的儿子那样宽容，那样慈爱。小沙弥提着茶壶一头跑回庙里，把头埋在被窝里哭得痛痛快快、舒舒爽爽，一边哭一边喊着“姐姐姐姐……妈妈呀妈妈！”……小沙弥再次出现在石桌前的时候，看到全场人脸色严峻，气氛沉重，一下不知是为自己闯祸得罪了姐姐还是下棋双方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大着胆子沿着石桌给每人斟了一轮茶，发现气氛仍无缓和，一时竟吓得有些想跪下认罪检讨，嘴里连连说出语无伦次的话来：“我……师傅……姐姐……我错了……我想妈妈……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妈妈……我想妈妈……你们咋的啦？……你们说话呀？”

熏风微暖，紫燕呢喃，草拔新尖，树吐嫩芽，山中格外静美。

“阿弥陀佛！”大了住持终于说话。

小了和尚见丑帅克、田杏芳仍不解意，遂补填一句：“量身定做。”

丑帅克忽然语气有些执拗：“十年我已三十岁，二十年我已四十岁，三十年我已五十岁，夸父追日，只争朝夕。学生斗胆冒进一言：我要以一年时间杀回马枪，明年此时此地再与大了师祖交手，我要胜，明年，一定！”

语惊四座，石破天惊！正午太阳明晃晃悬在头顶，从树隙中投下万千惊叹符号；山谷里萧萧瑟瑟涌动着风的大军，雷霆般四面包抄过来。小沙弥捂嘴噤声，目愣愣地看着姐姐，看着姐姐满脸窘态，色气也变得不如先前。

打破长时间沉寂的还是丑帅克：“依我现在棋艺，一年后我胜佛门大了师祖当属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二位师傅权当耳隙过风蝼蚁谋反，原谅孽生妄语造次。不过，明年一定上山求教。学生这就告辞，谢罪再谢罪。”

“布谷……布谷……布谷……”回答丑帅克的是山谷里清脆的鸟鸣。

大了小了二僧四目微闭，不惊不诧，手转佛珠，口中喃喃有词。一任乾坤风云激荡。

丑帅克见二僧木然噤口，自感无趣，偕田杏芳离了石桌，站在坝沿，回头一望空灵寺，门上对联兀自放大眼前：非是是非非非是，是非非是是是非。读完对



联，自觉已与是非沾惹，孰是孰非，似是而非。二人不敢逗留，匆匆下山。小沙弥送到山路口，“哇”一声哭起来，嘴里仍是“姐姐、姐姐呀……”丑帅克田杏芳见小沙弥哭得凄惶，一齐安慰说：“小弟弟，回山上去吧，师傅等你啦。”小沙弥抹一把清泪：“哥哥、姐姐，你们还来吗？”丑帅克说：“我们肯定还来。”小沙弥嘴一撇：“啥时候，秋天落叶的时候，还是冬天下雪的时候？”丑帅克头一歪：“不，明年，明年春天这个时候。”小沙弥又哭出声来：“明年有多远？明年有好久？外面到处在打仗，兵荒马乱，天下大乱，明年哥哥还是今年的哥哥，姐姐还是今年的姐姐吗？”田杏芳伸出手擦去小沙弥的眼泪：“小弟弟，放心吧，明年你就是个大人了，哥哥姐姐一定再来看你，看你这眼泪还流不流到明年。”小沙弥一下不哭了：“明年给哥哥姐姐斟茶，我保证不闯祸了。”丑帅克和田杏芳走远了，小沙弥还站在路口上喊啊，望啊……

坝上石桌旁，二僧一如先前，重开棋局，举手无悔，落子生根，无谦无让，不骄不馁。大了住持仍是笑容可掬，小了和尚切齿如煞神。周遭莺飞草长燕归来，一片祥和宁静。

叫司棋柳下荷。皇上吩咐。

传司棋柳下荷带棋见驾——太监知道皇上心烦想下棋，急传下。

柳下荷快步携棋进宫。进门时，太监低语：皇上龙体欠安，只准输、不准赢。还有，输要输得得体，让皇上看不出破绽，皇上胜棋，龙颜大悦，病就好了，进去。

柳下荷就进去。

陪朕下盘棋，摆局。皇上有气无力，开宗明义。

奴才带来一副与众不同的象棋，皇上，请您鉴赏。柳下荷从怀里掏出一子棋，双手呈给皇上。皇上双眼一亮，一下从床上坐起：这棋是黄金做的，手工精磨，雕刻细腻，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可是天下绝品，无价之宝。

柳下荷一撩长衫，扑通跪下，又干又小的身躯蜷成一团，像一个干瘪的包袱落在地上：呈皇上，这棋是峨眉高僧托专人送往宫廷棋苑的贡品。高僧知道皇上喜欢下棋，集所有资产，携全庙僧众，通力赶做，前后九九八十一天，精工做成。继又派员护棋追云赶月，遍走东西南北，流布海角天涯，游历大漠荒野，飞越雪域高原，辗转一大圈，送往京城。意在皇棋威仪疆土，皇上一子落定，天下苍生福祉。

难得僧众们一片苦心，他们是在提醒我举重若重，万金拨万金。有分量，有分量！摆棋！皇上突然来了精神，起身离床，坐在龙椅上，待柳下荷铺开棋盘，一子一子豁然间金光四射迸溅开来。双方你来我往，一盘金棋，满堂煌煌。冥冥之中，佛光助皇威，皇威呈佛光，两相映衬，皇上面红眼亮，光气四溢，像一菩提僧人。

好棋好棋，皇上别马这一招，打乱了奴才全盘布局，我只有步步设防以守为攻了。柳下荷谨慎开局，见皇上虎虎生气两目炯炯，心中不胜欣慰。自从被召



进宫廷棋苑陪皇上下棋，从来没见皇上这么兴奋过。柳下荷深知陪棋实则陪心情、陪威仪、陪国风，万不敢一时兴起太岁头上动土。入宫前棋贯四方，横扫天下霸主，入宫后独守一隅不敢轻易胜一盘棋。有一个中秋月夜，皇上撇开众卿，与柳下荷连下十盘胜十盘。第十一盘皇上说：今天朕不输一盘不入寝，就地作床月作被睡在这里不起来。柳下荷吓得浑身汗湿不知所措，太监急得双脚直跳只喊皇天。最后柳下荷与皇上下了和棋，皇上说：减半减半，今夜就睡月光下但要盖被子。一千人抬来龙床龙桌龙椅，侍候皇上睡下。为防秋寒侵入龙体，八百御林校尉团团守住床围，一丝风一粒微尘也近不了皇上身。皇上是金口玉言，下棋也是说一不二的。柳下荷摸清了皇上的脾气，总是随皇上心情布局攻防，直至皇上势不可挡大获全胜龙颜大悦。今天这棋，皇上来劲了，柳下荷不免窃喜。

皇上赢棋了皇上赢棋了。太监迈出大门一路狂奔大喊。这消息比边关平乱收复失地洋人朝贡更振奋人心，一时间，满朝文武，前宫后院风生水起，为连日病卧在床不问朝纲的皇上赢棋而奔走相告笑逐颜开。

待太监公公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跑回皇上寝宫，气氛却变冷了——

臭棋、臭棋，你为啥拆掉连环马？明明像两颗钉子威胁着朕的九宫，使朕在进攻之时时时提防后院起火，可你却莫名其妙自裁精锐，令人匪夷所思！朕不惧明枪暗炮，最恨闪闪晃晃应酬敷衍。臭棋，这不是柳下荷的水平，臭哇！皇上一连串的责备，说完一甩龙袖，头歪向一侧，懒怠了。

柳下荷连忙跪伏皇上脚下：奴才一时糊涂，拆双马想先破士象，同时摆下逼宫架势，以图皇上撤回精锐之师，围魏救赵，我是想解自家城下之危。奴才雕虫小技，本不是吾皇对手，罪过、罪过，乞皇上赐罪。

朕是皇上你是司棋，一上棋盘就是对手。你今天下了臭棋，朕知道你用心良苦，就不罚你了，以后你的柳姓就姓丑，臭棋不美嘛，朕就叫你丑下荷。

谢皇上赐奴才丑姓，吾皇万岁万万岁！

太监公公吓得全身冰凉，头上的汗珠子早已冷干了贴在脸上：皇上乃一国之君，赐司棋丑姓，似不风雅，皇上再斟酌。

字是人写的，当然也是人造的——你说怎么办？皇上觉得太监之话不无道

理，反问太监何解。

太监公公参拜叩首：依奴才之见，丑字是赐定了，皇上一言九鼎金科玉律，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只是在读音上稍作更改，丑字还是读柳，丑下荷还是柳下荷。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那就丑柳一音，都读柳，还是丑下荷丑司棋，这是一百零一家姓。皇上说到这里，打了一个呵欠，挥手令二人退下。

还不谢皇上恩准。太监公公示意丑下荷。

谢皇上恩准。吾皇万岁万万岁！丑下荷跪在地上，连连叩头。

对了，这副佛家金棋你带回去，做镇苑之宝，好生珍藏。朕不开口，谁也不准动。待朕理顺朝政，一定携棋上峨眉，答谢众僧侶对朝廷的庇荫。

从皇宫回棋苑，丑下荷失魂落魄如丧家之犬，陪皇上下棋，伴君如伴虎，眼眨眉动稍有差池便招来杀身之祸。丑姓就丑姓，皇上御赐，祸福未卜。眼下倒是更需慎独，下一次陪皇上下棋，一定……一定……一定。把金棋一子一子摆好装匣，置入棋苑秘柜中，上了铜锁，心下仍是不能平实。

是夜，丑下荷迷离之中与金棋对话。

丑下荷问棋：你是谁？

棋说：我是佛。

丑下荷说：你是佛棋。

我是观音，我是地藏，我是菩提，我是如来，我是阿弥陀佛。

你从佛来，和我有缘？

众生有佛众生缘。

我信佛，但不是佛。

真水无香，大美无形，信佛即佛。

你要到哪里去？

从佛而来，回佛而去。

我的丑氏后代和佛棋有缘无缘？



有缘无缘，无缘有缘，佛光普照，佛棋佛缘。

有无惊险困厄？

有惊有险，无困无厄，大起大落，潮涨潮消，佛还是佛，棋还是棋。

有些……懂了。丑下荷似有所悟。

没懂。棋说得刀砍斧切。

确实没懂。丑下荷又有所悟。

这就懂了。棋还是说得刀砍斧切。

醒来却是南柯一梦，但梦中棋语，句句清清楚楚，反反复复不绝于耳。